

李时新 著
长篇纪实文学

新宁

湘江

血战湘江



惨烈，悲壮
我军险陷绝境
林彪兵败湘江
四日生死搏杀
三万将士国殇



蒋介石严令：务求全歼，毋容
匪寇再度生根。
毛泽东痛呼：要讨论失败原因。



2 031 2416 3



血江

李时新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血 江

李时新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江造纸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0,3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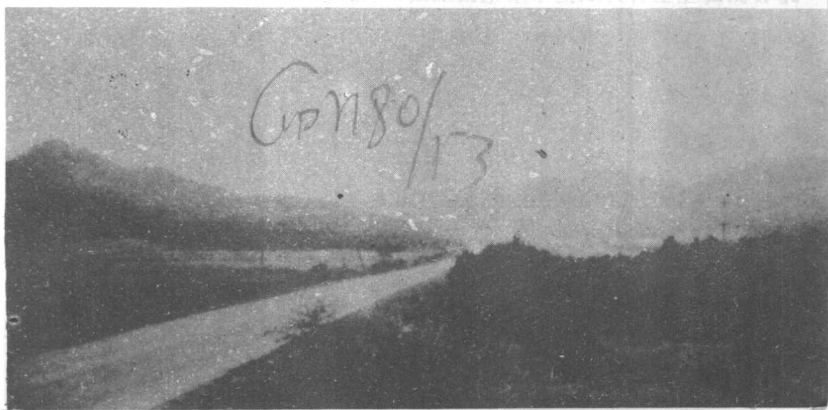
ISBN 7-5407-1502-2 / I·988

定价: 6.40 元



界首—红军长征突破湘江封锁线的重要渡河点。

全州脚山铺阻击战战场(北侧)。图中山头由左至右,依次为:先锋岭、双把牛角抱西瓜山、皇帝岭(以上在公路左侧);怀中抱子山、冲天凤凰山、美女梳头山、米花山。





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

全州脚山铺阻击战战场(南侧)。图中山头,公路左面为怀中抱子山;公路右侧由左至右为双把牛角抱西瓜山、皇帝岭。





红第一方面军

红军创立时的干部





林彪—湘江之战时红一军团长



聂荣臻—湘江之战时红一军团政委

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家祥



目 录

第一章

(1—20)

三十万国军湘江边布成“铁三角”口袋阵势
蒋介石严令：“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中央红军战术仍旧僵化教条死板
滞重迟缓步步走向“绞索”绝境

第二章

(21—81)

满是血汗，硝烟、泥渍的脸上紧绷着赴死的毅然决然

被监视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又黑又瘦仍目光炯炯

二十七周岁生日前的林彪走向湘江竟感觉像走向葬身之地

“血，总是热的”

第三章

(82—102)

密电泄露毒计
蒋桂顿起内讧
蒋介石被诈术所骗
桂军突撤兵，六十公里江防洞开

第四章

(103—159)

洋顾问李德一错再错良机尽失生机殆尽
林彪预敌机先，耿飚飞兵袭界首
血战迫睫，阻击线选在咽喉要隘脚山铺
日暮，乡思：秘事、情事、悲事

第五章

(160—199)

耿飚《湘江血战》
杨成武《血战湘江》
松林间尸排成行
林彪自铺灵床

第六章

(200—232)

尸江
血江
红军惨烈渡湘江
毛泽东江边痛呼：“要讨论失败原因”

第七章

(233—267)

新圩大血战
光华铺大血战
残阳如血，脚山铺失守
林彪眼睁睁看着，易荡平政委壮烈自戕

第八章

(268—300)

急电连急电，电电严令死守

惊天地泣鬼神，两军酷烈、惨烈白刃战

罗瑞卿督战，大张机头的驳壳枪枪口点上耿飚
的脑袋

巡视战场，巡视尸场；林彪兵败湘江，泪洒湘
江

反败为胜——遵义会议

第一章

三十万国军湘江边布成“铁三角”口袋阵势
蒋介石严令“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中央红军战术仍旧僵化教条死板
滞重迟缓步步走向“绞索”绝境

蒋介石匆匆从北平返回南昌。

返回南昌，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按照原来的既定日程安排，此时端坐在主席位置，肃然面对南昌行营几乎所有高级军官，文职幕僚，发号施令的他，正好应该是在数千里外的北平西郊，携夫人，游香山，浴金风，赏红叶。

自从发动“四·一二”事变，自从与中共为敌，七年来，他第一次有了游山玩水，观赏风景的闲情逸致。

七年来，命途多乖。

上帝保佑，命途终于从多乖走到顺利。

就在这顺利的一九三四年，使他日夜不安，惊恐惧怕的局面竟没有出现。

• 1 •

他预料，这种局面完全可能出现。

这就是，反蒋的十九路军“福建政府”竟没与红军联合，合力反攻他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从截获的情报得知，是红军不与十九路军联合。

他暗自庆幸之余，又困惑不解：红军为什么不与十九路军联合？

他一举打垮了“福建政府”。

他的五十万进剿大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全力以赴，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最后决战。

他彻底改变了导致前四次围剿完全失败的“倚仗优势兵力，长驱直入，一举歼灭”的战略战术。

他完全采纳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专门委派来华帮助他围剿苏区的当时德军最优秀将领之一塞克特将军的建议。

他把这个建议归纳为十六字真诀：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

他并不仅仅是死搬硬套洋将军的战略战术。

他把洋将军的战略战术与中国历代已经证明卓有实效的传统帝王统治术相结合。

这就是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不厌其烦，大讲特讲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也就是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大举进行文化进攻，经济进攻，交通进攻；实行清乡，保甲制，连坐法，政治怀柔等等政策。

他认为这些“七分政治”中，他的经济进攻收效显著。

在经济进攻中，他把切断不产盐的中央苏区的食盐来源当作了极其重要的手段。

他收到了奇效。

据他的情报人员报告，五次围剿前红军每人每天配给食盐五钱。封锁后，红军前方部队每人每天勉强配给八分盐，后方部队则不配给，老百姓则基本断盐。

他还得知，当他平定“福建事变”，对中央苏区完成合围态势，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不得不从闽北西返，在黎川与泰宁交界处的山地地带与林彪的红一军团会合。两军相合，林彪问的头一句话就是：“有盐没有，快支援一点吧……”

他不明白的是，在这极缺盐甚至无盐的情况下，红军怎么还能照常作战，怎么还会有力量去作战。

当然，他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不仅仅只是讲“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去进攻红军。

他深知，仅仅凭这些，并不能消灭红军，并不能取得胜利。

因为他的军队，缺乏战胜红军的精神力量。

他企图使他的军队具有这种力量。

于是他对他的高级军官们说，对他的黄埔嫡系们说，语重心长，沉痛悲壮地说：“我们剿匪四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长士兵，匪势一天天猖獗起来，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一般革命军人‘主义不明’，‘心志不坚’如果能够明白主义，能够心志坚定，抱着有我无匪，有匪无我的决心，本着‘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来共同奋斗，匪一定早已剿灭了。所以，今后要剿灭土匪，一定要我们一般官长能增进自己对于主义的真正认识，从而发生真信仰，如此则必能心志坚定，百折不挠，则剿匪之功，可立而待……”

他还说：“要将过去的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

动，彻底改革，一扫而空。这就是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争权夺利……”

他甚至涕泪纵横地说：“我们这一次剿匪，不仅是我们革命全体官兵的荣誉和耻辱，成功和失败所关，而且是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土匪不先剿清，不仅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们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他也收到了效果。

他的军队战斗力有了一定提高。

特别是军队的作风至少是有了表面的改观。军官不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军衣，脚穿草鞋或布鞋、胶鞋；中级军官以下一律官兵同吃大锅饭……

此时，面对着他一个个挺胸收腹正襟危坐的高级将领就是这付装束。

他非常赞赏他的军队的这些改观。他认为军官的生活与士兵接近了，同甘共苦，能诱使士兵战场用命；同时也能使军官在战场上免于成为红军狙击手射击的目标。

对于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效果，对于国民党军的改革，红军也许是知之不多，也许是不以为然。

就在此时，林彪的红一军团上演了一幕名为《庐山之雪》的类似话报剧的小戏。

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演蒋介石，保卫局秘书童小鹏演宋美龄，而军团长林彪就演林彪。

这幕剧的剧情是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后，又指挥这些军官围剿中央苏区，结果被打得大败连着大败，就象

冬末庐山上的残雪，被红军这火红的太阳烤化殆尽。

舞台上，红一军团已攻下南昌，占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大楼。

蒋介石和宋美龄被押上来，接受林彪审讯：

林彪：“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是”

林彪：“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我的飞机坏了”

林彪：“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介石：“我整天算计怎样坑害人民，怎样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不好。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掌声如潮如雷。

就在台上的林彪打败蒋介石的时候，真的战场上，蒋介石正在打败红军。

他的军事进攻在政治进攻的配合下，进展得出乎意料的顺利。

那真是胜利接着胜利。

他惊异。

红军竟也改变了战略战术。

红军竟没有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同为十六字真诀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接连四

次使他消灭红军，消灭中共，攻占中央苏区的宏图大略化为南柯一梦。

为对付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在并不知道毛泽东的十六字真诀的情况下，对以往的失败进行总结，总结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他在那本很有名的“中正手制”的《剿匪手本》上专门附录了《赤匪的战术》，就是对毛泽东战略战术的归纳总结：

一、遇敌不轻易交战，多用疑兵，眩敌耳目，集结主力，坚守静待，察破敌人弱点，变更阵势，冒险冲进。

二、取大包围，兼程猛进，速而且匀。

三、不轻试锋，必待敌找我，而我不先找敌，以逸待劳，镇静坚守。

四、行走飘忽，瞬息百里，从山僻险要，人迹罕到之处，昼伏夜行，旋磨打圈。

等等。

他并无把握，他诚惶诚恐，惶恐他的十六字真诀斗不过毛泽东的十六字真诀。

然而他白白惶恐了一场。

他大出意外，红军竟也改变了战略战术。

红军竟运用“御敌于国门之外”，运用“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运用正规战、阵地战的战略战术；与他对抗。

这正中他下怀。

他的全副德国装备，配备火力强大猛烈的德国造卜福斯山炮、野炮，配备一〇二口径重迫击炮的主力部队，加上现代化的空军轰炸机群，对付的是只有数量极少炮弹的轻炮，只有机枪、步枪、手榴弹，且弹药也不充足，多用杀伤力大

大降低的中央苏区兵工厂翻造弹药的红军部队。

他用进口高标号水泥和钢筋构筑的碉堡对付的是红军用竹木、土砖，泥坯垒起的碉堡。

他亲临前线。

他亲眼看到。

战斗一打响，由美国、德国、加拿大飞行员驾驶的重型轰炸机临空密集投弹。

接着，地面猛烈炮火呼啸席卷而至。

再接着，碉堡中射出轻重机枪火力密如泼雨。

红军的碉堡被炸毁，被震坍。

红军官兵被炸死、射杀，伤亡惨重。

红军不得不一步步后撤。

他的绝对优势的炮火很快就轰开了中央苏区的大门。

他并不轻兵冒进。

他并不急于追击后撤的红军。

他的部队沿着制高的地点节节推进。

一遇红军阻击，立即停止前进，就地修筑碉堡固守。

然后再轰炸，再炮击，再推进。

他担心红军会在失败中改变战术，变回毛泽东的战术。

他又一次白担心。

红军一败再败，也没有改变整体战术。

他更不改变战术。

他的五十万大军，他的五千余座碉堡，从苏区的“国门”，逐步推进到了苏区的腹地，正向苏区的心脏推进。

直到秋风初起的九月，他才确信：“红军现已无法施展其机动灵活的战术，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已成被动挨打